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如此京華
第四十二回 姨娘作遺產公用□ 燕尾生以一怒動聽

卻說漁陽見從汽車上下來的正是燕尾生，心裡想：「今天找到了，看他有什麼嘴臉給我。」便努出眼珠，挺起肚子，立在當路，專等尾生來招呼。這原是漁陽的不是，他自己也不向身上看看，穿些什麼衣服，也值得坐汽車的人來招呼他。怪不得尾生正眼也不瞧一瞧，高視闊步的隨著健齋跑進個漚釘獸環的大門內去了。漁陽經這一來，不覺像背上澆了一甌子冷水般，血脈都氣得險些兒停住了。停了一回，才看著大門罵出聲來，咬緊著牙齒道：「看以後罷，我總認得你呢。」說著，自走開去了。且說健齋，尾生今天所訪的不是別人，是他父執閻老南海瞿傲秋先生。這位瞿閻老平生沒有別的奇才，只不發標勁，不計笑罵，不近新人。這三個不字的工夫，是獨一無二的。所以揚歷中外四十餘載，盡經過了幾次喪師割地，國破家亡之慘，他老先生卻還是一人之寵，萬人之望。有人送了他個綽號叫「改良長樂老」，也算是謔不傷雅的了。

他與健齋、韜庵的父親方大將軍原是至交。方大將軍的脾氣是最古怪不過的，發起牛性來，別人上去包管碰了一鼻子灰下來，只有瞿閻老會一陣嬉皮笑臉，能將他牛性按住。便是韜庵、健齋在方大將軍面前是取得兒子資格的，講到信用，還不及瞿閻老。所以他們弟兄有不開交事，總拉著閻老去婆婆媽媽充調停使的。這天健齋同尾生匆匆來謁，眼見得又有事來煩這位老人家了。

這時瞿閻老正在監督著幾個門客，寫生日做壽送往京內各門生故舊的請柬兒。一個個按著上年送禮的簿子計算著，說：

「這是記名的道尹，前兒虧我一封信便補了潮循，是有數的肥缺兒，應該給他一個請柬的。」又說：「那是最沒良心的混帳東西，兩三重世誼不算，便是前年那得賄縱匪的一事，沒我疏通著，看他還有腦袋？去年的生日，他竟好意思送了四幅壽屏、八壇紹酒就完了。今年還送這些堆不下的東西來，叫門子攢上街去，說請他自己用著罷。」

正嘮叨著，忽聽得院子裡兩個人直笑進來道：「誰冒犯了老伯，又獨自抱怨著哩。」閻老見進來的正是健齋同尾生，不覺老面皮上一紅，登時放出憂國憂民的态度來道：「那裡是抱怨人呢。你想國家今日憂患正多，內有號寒之蟲，外有負隅之虎，我們做官的宵旰憂勤，還怕無補國運，那些小孩子們燕安鳩毒的勸老夫做起生日來，那得不令人聞而歎息。咳，人心如此，天道可知。便有我瞿某一人撐持風義，怕也難挽狂瀾呢。」

說完，頹然在一張醉翁椅上坐了，指著兩個椅子給兩人，居然有天道茫茫，予欲無言之概。健齋想：「這老頭兒多怕又三日沒受爰敬，所以發起牢騷來哩。」

閻老停了一回，待門客等把請柬收拾了自去，才轉過顏色來，向著尾生道：「你是讀過書本子的，替老夫想想，該氣也不該？」依尾生前日的性氣，見了這醜態，早拂袖離座，大罵而出了。此時卻也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土風澆漓，於今為甚。只天下之重，寄於老大人一身。大將軍方有事於國，倚老大人如筮卜，還望達觀通變，慰蒼生斯人之望呢。」瞿閻老聽得這幾句話可得意了，捻著幾根鼠須歎息道：「老夫呢，原也目擊瘡痍，不忍高蹈。只這班後生小子官還沒做大，先學了這一種下流習慣，不得不令人聞而歎息呢。」

接著回頭向健齋道：「昨天承你不忘，又送了许多東西來，我竟老實不客氣照單全收了。」健齋笑道：「這也值得你老伯說起的？前兒家大將軍還說起老伯是人倫之表，吩咐姪兒時來親近著，多受些教益哩。」瞿閻老撫掌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」

老夫不知道你們父子都是天下第一等有心計人？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把我當作堆子上泥人般，在你們掌上轉著玩的。昨天送那份東西來，我早知父子兄弟間又闖了什麼亂子，將木梢釐上肩來哩。今天果然來了。誰來信你這些話兒，有事快說罷！」說完忽的變了顏面，將眼睛閉著，抽了袋旱煙兒，放出一種堂皇聽受的把勢來。健齋不覺也笑了。尾生暗地向他努嘴兒，健齋才吞吞吐吐的道：「前天家大將軍又聽了三弟的話了，說姪兒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便漲紅了臉說不下去了。瞿閻老閉著眼睛道：

「說你怎樣呢？」健齋囁嚅道：「說六姨娘……」說到這兒又停了。瞿閻老道：「六姨娘又怎樣呢？」健齋又囁嚅道：「說燕兒呢。」

瞿閻老原是變理陰陽的大臣，聽了不覺將旱煙袋擊著椅背道：「老夫知道了。可是說你同六姨娘搶餽餽兒吃，被燕兒瞧見了，告訴給韜庵聽了。韜庵幫著六姨娘說你尊長前無禮，上了個彈章。老子動了氣，要把你一頓皮鞭子，打個臭爛麼？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老夫來使個釜底抽薪的妙策，叫六姨娘代你辯白。說那個餽餽原是兩個人互喂著吃完的，正嘴對著嘴的當兒，被燕兒瞧見了，誤認是搶不勻，狠命的相咬著呢。這一來可不是你沒事了麼？」健齋聽了這一篇天外飛來的話，不覺駭然，停了一回，才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不是這樣的。」瞿閻老睜開眼來道：「不是這樣的，我想不過是這樣的罷了。既不是這樣的，我的妙策用不著了。再來，再來，你也須說得明白一點兒。」

說時，那眼睛又閉了，那旱煙袋又在嘴裡了。

健齋要他幫助，沒法兒只得直說出來道：「姪兒弟兄間原是互相督責慣的。」瞿閻老點頭道：「不差，不是傾軋，是督責，好氣象啊！」健齋道：「現在因老人家上了年紀了，保不定一旦歸天，那身後的遺產是應先支配好的。」瞿閻老嘖嘖歎道：「謀慮未然，虧賢昆仲有這一片孝思，難得，難得。」

健齋道：「只他老人家卻像要自己帶著走的一般，從沒講到這事過一句。姪兒便等得有些不耐煩了。」

瞿閻老恍然道：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可是六姨娘同燕兒兩人將來的承襲問題麼？那容易得很，老房傳下來的，理應歸各房公用，這還有什麼難分配的？」尾生聽了，再也忍不住笑了。

健齋著急道：「老伯怎始終纏夾起來。」瞿閻老睜開眼來道：

「難道又說差了？你說，你說。」說時眼睛又閉上了。健齋道：

「姪兒想燕兒是六姨娘最寵的，六姨娘又是家大將軍最寵的，得他兩人吹噓，便十成八九，所以每日總在他們兩位跟前少展間接的孝思。那知三弟眼紅了，說我有戾太子乾蠱之嫌。老人家聽了那得不動氣？昨天定省時，見鐵青了面孔，一語不發，就為著這個。老伯，這件事非你莫解的哩。」瞿閻老一壁聽著，一壁搖著頭，嘴裡不住說：「難，難！」

尾生明知他又是那毛病發作了，便慨然道：「僕因健齋公子國士之遇，原欲竭忠盡能，舉公子所不忍施於兄弟者毅然行之，徒以公子仁愛，不欲因是啟齊秦巢刺之爭，故求援手於老大人。老大人而終不肯援手者，僕一身何足惜，將殺身以報公子矣。」說完，霍的立起身來。

這可把瞿閻老嚇壞了，忙將旱煙袋一丟，搖搖擺擺的向尾生招手道：「壯士請坐，老夫好容易掙了這幾十年，有可以商量的事，沒有不商量的。好得兄弟不和，是有兄弟人家常有的事，也算不得大難啊！」尾生這才坐了下來，卻復朗朗道：「老大人與大將軍為一人之友，而健齋公子有同根之禍。若一時排解，則輿台臧獲所優為。非所以浼老大人者，老大人苟為大將軍計，為健齋公子計者，即不能復為群從計，是則老大人所知，而弗待下士喋喋者也。」瞿閻老一聽，想：「完了。」真是：